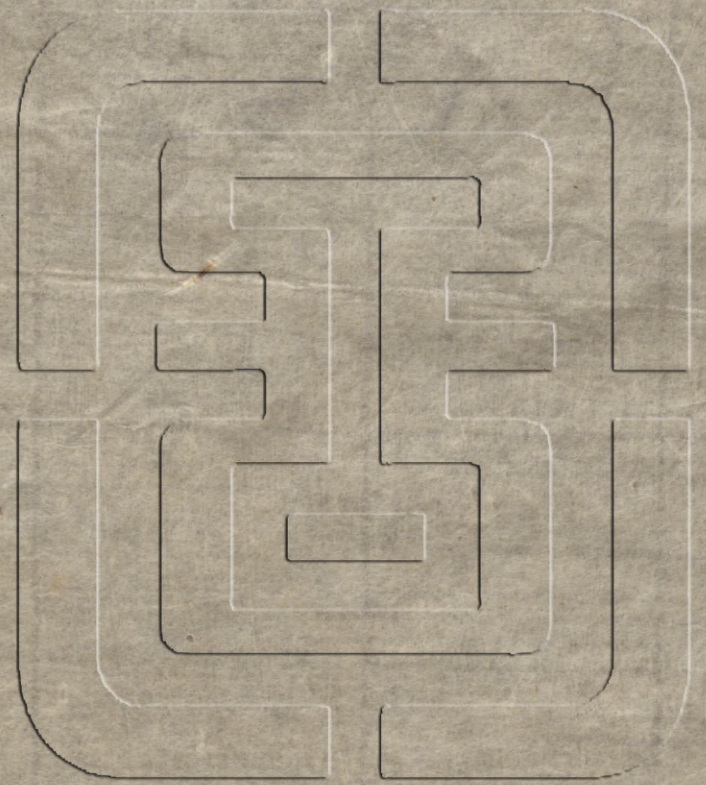


春秋左氏傳

十七八





春秋經傳集解襄四第十七

杜氏 盡二十五年

經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

無傳三月己巳杞伯匄卒五同夏邾界我來奔

無傳界我來奔無傳葬杞孝公無傳陳

殺其大夫慶麇及慶寅書名皆罪其專國叛

陳侯之弟黃自楚歸于陳諸侯納之曰歸黃至楚自理得

直故為晉欒盈復入于晉以惡入入于曲沃

楚所納

其敗奔曲沃，攝曲沃，衆還與君爭，非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叛。秋，齊侯伐衛。

遂伐晉。言遂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

雍榆。豹救晉，待命于雍榆，故書次雍榆。晉地，汲郡朝歌縣東有雍城。己卯，仲

孫速卒。子也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書名

者，阿順季氏為之慶長，立少以取奔亡罪之。晉人殺欒盈，齊侯襲

莒。輕行掩其不備，曰襲。因伐晉，還襲莒，不言遂者，闕有事。

傳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人，晉平公之母。

平公不徹樂，非禮也。徹，去也。禮為

鄰國闕。禮，諸侯絕期，故以鄰國責之。陳侯如楚，朝公子黃

愬，二慶於楚楚，人召之。二慶，虎及寅也。二十一年，二慶譖黃黃奔楚。

自理，今陳侯往楚，使慶樂往殺之。慶樂，二慶之族。二慶乃信黃為召，二慶使慶樂往殺之。

慶氏以陳叛。因陳侯在楚而叛，畏誅，故不敢自往。夏

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治城以距君，屈建楚莫敖。板隊

而殺入，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怒其板隊，遂殺樂人，故役人怒而

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

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肆，放也。故書曰：惟命不

于常周書康誥言有義則存無義則亡晉將嫁女于吳齊侯

使析歸父勝之以藩載欒盈及其士藩車之有障蔽

者使若勝妾在其中納諸曲沃欒盈夜見胥午而

告之胥午字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能興

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集成也盈

曰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

咎焉言我雖不為天所祐許諾伏之而觸曲

沃人胥午匪盈樂作午言曰今也得欒孺子

何如孺子樂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猶不死也皆

歎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貳之有盈

出徧拜之謝衆之思也四月欒盈帥曲沃之甲因

魏獻子以書入絳獻子魏舒絳晉國都初欒盈佐魏莊

子於下軍獻子魏絳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

趙氏以原屏之難怨欒氏成八年莊姬譖韓

趙方睦韓趙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欒

氏十四年晉伐秦欒廩遠荀偃命曰余馬首欲東而固與范氏和親

范宣子佐中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悼子行偃於中軍知知悼子少而聽於中行氏知之子荀盈也少年十七知程鄭嬖於公鄭亦荀氏氏中行氏同祖故相聽從

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七輿官名樂王黶侍

坐於范宣子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栢子

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栢子樂王黶且欒氏

多怨子為政欒氏自外子在位其利多矣既

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

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夫克亂在權子

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一人有王黶使宣子墨綬

冒經晉自殺戰還二婦人輦以如公恐欒氏

匪之故為婦奉公以如固宮固宮宮之有范

鞅逆魏舒用王黶計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

矣趨進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子

在君所矣二三子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

帶驂乘以持遂超乘跳上右撫劍左接帶

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公宣乎逆諸

之

階逆也執其手貽之以曲沃也初斐豹

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欒氏之力臣

曰督戎國以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

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

丹書者有如日言不負其妻乃出豹而閉之閉

外門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牆也督戎踰入豹

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後公臺之後欒氏

乘公門也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之鞅

用劍以帥卒用劍短兵接敵欲致死欒氏退揮軍從之

鞅攝宜遇欒樂樂盈族曰樂勉之死將訟女於

天言雖死猶樂射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

槐本而覆樂樂車轆或以戟鉤之斷肘而死

欒魴傷欒盈奔曲沃晉以圍之魴欒氏族秋齊侯

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召揚為右先驅前鋒軍

申驅成秩御莒桓申鮮虞之傅摯為右申驅前

鮮虞之子曹開御我曼父戎為右公御右也貳廣

軍傳摯申鮮虞之子曹開御我曼父戎為右

上之登御邢公盧蒲癸為右貳廣公副車啓牢成

御襄罷師狼獫狁為右左翼日啓肱商子車御侯

朝相跣為右右翼日肱大殿商子游御夏之御寇

崔如為右大殿後軍燭庸之越駟棗四人共乘車也傳具載

此言莊公廢舊臣任武力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

勇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

功憂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

大國之敗而毀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

陳文子見崔武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武子崔杼也曰將如

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爲盟主

而利其難羣臣若急君於何有言有急不能顧君欲殺之

以說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曰崔子將死

乎謂君甚而又過之於君之惡過於背盟主不得其死

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自抑損齊侯遂

伐晉取朝歌朝歌今屬汲郡為二隊入孟門登太行

二隊分兵為二部孟門晉隘道太行山在河內郡北張武軍於榮庭張武

軍謂築壘壁
焚庭晉地
戊邠郤而守之
封少水
其晉尸於少水

以為以報平陰之役乃還
平陰役在趙勝帥

東陽之師以追之獲晏釐
趙勝趙旃之子東陽晉之山東魏郡

廣平以北晏釐齊大夫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揄禮也
救盟主故曰禮
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

悼子欲立之
公彌公鉏悼子統也
訪於申豐曰彌與紇

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退歸盡

室將行
申豐季氏屬大夫
他日又訪焉對曰其然將

貝敝車而行
其然猶乃止
訪於臧紇臧

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

紇為客
為上賓
既獻酒臧孫命北面重席新

樽絜之
酒樽既新復絜潔之
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

臧孫下
及旅而召公鉏
使與之

齒
使從庶子之禮列在悼子之下
季孫失色
季氏以

公鉏為馬正
馬正家
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

閔子馬
閔馬父
日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人

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所位敬共父命何常

之有言廢置在父無常位也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

父寵之則可富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禍甚公貧賤公

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次舍季孫喜使

飲已酒而以具往盡舍旃具饗燕故公鉏氏

富又出為公左宰出季氏家臣仕於公孟孫惡臧孫相

善季孫愛之愛其成已志孟氏之御駟豐點好羯

也羯孟莊子之庶子孺子秩之弟孝伯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

為孟孫後再三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

苟立羯請讎臧氏使孟氏與公鉏共憎臧孫公鉏謂季孫

曰孺子秩固其所也固自當若羯立則季氏信

有力於臧氏矣臧氏因季孫之欲而為定之猶為有力矣若專立孟氏之

少則季氏有力過於臧氏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羯立

于戶側戶側喪主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在公

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長

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統云欲且夫子

之命也遂逐孟孫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

多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乎也，而哀如是。季

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

也。常志相順，從身之害。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常志相違，疾猶藥石。

之藥。美疢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愈已，疾之。

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

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欲下為公，與讎臧。

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備也。冬十月，孟氏

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於臧氏，借人除葬道。臧孫使正

夫助之。正夫，遠正。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畏孟氏故。

從甲士，視夜者。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見其

有甲故。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魯南，城東。

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齊北，蛇丘。

縣所治。繼室以其姪之女子謂兄弟，弟。穆姜之姨子

也。姪，穆姜姨母之子。與穆姜為姨昆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

之，故立之。立為宣叔，嗣。臧賈、臧為出在鑄，氏也。臧

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曰紇

不佞失守宗祧遠祖廟敢告不弔不為天紇

之罪不及不祀言應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

矣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タス

為請臧孫如防防臧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セテハ

知不足也言使甲從已非敢私請為其先苟

守先祀無廢一勲仲宣叔敢不辟邑據邑請

子以為乃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

其盟我乎謂陳其罪惡盟臧孫曰無辭廢長

季孫所忌故謂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

臣而問盟音焉惡臣諸奔亡者盟對曰盟東

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

庶文公命立子惡公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

叔孫僑如欲廢國堂蕩覆公室謂講公與季

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叔曰盍以其犯

左氏計此

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

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干亦臧孫聞之曰國

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孟椒孟獻子之孫子服惠伯居猶與也

晉人克欒盪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

出奔宋書曰晉人殺欒盪不言大夫言自外

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齊侯還自晉不入不入遂

襲莒門于且于且于莒邑傷股而退齊侯明日將

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二于子齊大夫明日先遇莒

子於蒲侯氏蒲侯氏近莒之邑莒子重賂之使無死

曰請有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弃命

亦君所惡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弃

之何以事君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

杞梁即杞殖莒人行成勝大國益懼故行成齊侯歸遇杞梁

之妻於郊梁戰死妻使用之辭曰殖之有罪

何辱命焉言君有罪不足用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

敞廬在下，妾不得與郊吊。婦人無外事，故下猶賤也。齊侯

用諸其室。傳善婦人，有禮。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田，邑臧。

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伐晉之功。

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究於

寢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起

也。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

欲受其邑，故以此。仲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

仲之知，謂能辟齊禍。而不容於魯國，抑有由也。作

不順而施，不怨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逸書也，念此事。

在此身言行事當常念如在己身也。順事，怨施也。

經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賀克，仲孫羯

帥師侵齊。夏，楚子伐吳。秋七月甲子朔，日有

食之，既。無傳。齊崔杼帥師伐莒。大水。無傳。八月癸

巳朔，日有食之。無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

儀、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公至自會。無傳。

陳鍼宜咎出奔楚陳鍼子八世孫慶氏叔孫

豹如京師大饑無傳

傳二十四年春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焉

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

宣子曰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陶唐堯所

治地大原晉陽縣也終虞之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累也事見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東

南有在周為唐杜氏唐杜二國名殷末豕韋

韋城之於杜為杜伯杜伯之子隰叔奔晉四世及

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乎晉為諸夏盟

之佐言已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

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立謂不廢絕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太上有立德黃

堯其次有立功禹其次有立言史佚周任雖

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

祊祊廟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大者不可

謂不朽傳善穆友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

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寓書也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

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感之僑聞君子長國家

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貳難也若吾子賴之則晉

國貳賴恃用之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

家壞何沒沒也沒沒沈沒之言將焉用賄夫令名德

之興也德須令名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

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

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為邦

家之基所詩大雅言武王為天所臨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

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

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入謂子

子實生我無寧也而謂子後我以生乎後取也言取我

賤生以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焚斃也宣子說乃

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

也鄭伯稽首宣子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

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寡君是以

請罪焉請得罪於陳也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孟孝伯

侵齊晉故也前年齊伐晉夏楚子為舟師以

伐吳舟師水軍不為軍政不設賞罰之差無功而還為下吳召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

遠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齊社蒐軍實使

客觀之祭社因閱數軍器以示遠啓疆陳文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戢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也

秋齊侯聞將有晉師夷儀使陳無宇從遠啓

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

遂伐莒侵介根介根莒邑今城陽黔陬縣東北討莒城是也齊既與莒平

因兵出長之言無信也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晉

諸侯以報前年見伐冬楚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

于棘澤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夷儀晉侯使

于棘澤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夷儀晉侯使

于棘澤以齊無字諸侯還救鄭夷儀晉侯使

張駱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欲得鄭人自御

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太

國之人不可與也言不可與等也欲使對曰

無有衆寡其上言在已上者有常大叔

曰不然部婁小阜松柏大木二

子在幄坐射犬于外躒幄帳也既食而後

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兵車已皆乘乘車乘車安車

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皆路轉而鼓琴轉衣

近不告而馳之射大帳故近敵不告而馳皆取胄於橐而

胄入壘皆下搏入以投收禽挾囚禽獲也弗待

而出射犬又不待皆超乘抽弓而射既免復路

轉而鼓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言同乘義胡

再不謀謂不告而馳對曰曩者志久而已今

則怯也皆笑曰公孫之亟也亟急也言其性急不能受屈

楚子自棘津還使遠啓彊帥師送陳無宇傳

齊楚固相結也吳人爲楚舟師之役故在此召舒鳩

相結也

在此

召舒鳩

人舒鳩人叛楚舒鳩楚屬國召楚子師于荒

蒲荒蒲舒鳩地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大夫

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

復命王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子馮彼告不

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

以待其卒卒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

我無辭有庸乃還彼無辭我有功為陳人復

討慶氏之黨鍼宜咎出奔楚言且咎所齊人

城邾邾王城也於是穀維鬪毀王宮齊穆叔

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也賜之大路大路

天子所賜車之轅名為昭四年叔孫以所賜路葬張本晉侯嬖程鄭使

佐下軍代繁也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程

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問自降子羽不能

對歸以語然明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

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階猶下

入而已又何問焉言易且夫既登而求降階

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

感疾將死而憂也言鄭本小人為明

經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夏

五月乙亥齊崔杼弑其君光齊侯雖背盟主未有無道於民

故書臣罪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

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六月

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子產之言陳以不義見入故舍

之無譏釋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于重丘儀

之諸侯也重丘齊地己巳七月十一日經誤公至自會無衛侯入

于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愆衛術失國使衛分之一邑書入者自

外而入之辭楚屈建帥師滅舒鳩傳在下衛侯入夷儀上

非國逆之例冬鄭公孫夏帥師伐陳陳猶未服十有二

月吳子遏伐楚門于巢卒臣所殺不書滅者

楚人不獲其尸吳以卒告未同盟而赴以各

傳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

孝伯之師也前年魯使孟孝伯為晉伐齊公患之使告于

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弑君孟公綽魯大夫不

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不為寇害使

民不嚴欲得民心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徒歸也齊棠

公之妻東郭偃之妹也棠公齊棠也東郭偃臣

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

美之美其色也使偃取之為己取也偃曰男女辨姓辨別

也今君出自丁齊丁公崔杼之祖臣出自栢不可栢齊

公小白東郭偃之祖同姜姓故不可昏武子筮之遇困下坎

兌上困之大過巽下兌上大過困史皆曰

吉子阿崔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故曰夫變

而為巽故日從風風墮妻不可聚也風能墮落物者變而墮落故曰

妻不可聚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茨藜入于其宮

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困于石往不濟也坎為險兌為

水水之險者石不可動據于茨藜所恃傷也坎為險兌為澤澤之

生生物而險者藜恃之則傷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

歸也易曰非所困而困名必辱非所據而據

見邪今卜昏而過此其六三失
位無應則喪其妻失其所歸也
崔子曰廢也

何害先夫當之矣寡婦曰禁言棠
遂取之莊

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

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言雖不為崔子猶自應有

冠崔子因是因是怒公又以其間伐晉也間晉之難而伐

之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間

公鞭待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

問問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且于

後在二二甲戌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欲

來乙亥公問崔子問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

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歌以命姜侍人賈舉

止衆從者而入閉門侍人為崔子閉公也重言甲

與公登壹而請弗許請請盟弗許請自刃於

廟弗許求還廟自殺也皆曰君之臣行疾病不能聽

命不能親近於公宮言崔子宮近公宮陪臣

干栺有淫者不知二命干以行夜言行夜得

不知命公踰牆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

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堙皆死

八子皆齊勇力之臣為公所祝佗父祭於高

唐別朝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

服申前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

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

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駿慶于平陰

平陰大夫公外嬖傳言莊公所養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而來其以曰死乎曰獨吾君也

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

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

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生臣君者豈為其

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

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

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

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

之而焉得亡之

言已非正卿見待無異將庸於衆臣故不得死其難也

何歸將用死亡之

義何所歸趣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之

以公尸股興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

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也盧蒲癸奔晉王

何奔晉二子莊公黨爲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叔孫宣伯之在

齊也宣伯魯叔孫橋如叔孫還納其女於靈

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丁丑崔杼立而

相之慶封爲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大宮大廟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

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歛盟書云

崔慶者有如上帝讀書未終辛巳公與大夫

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崔杼作亂大史書曰

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第崩書而死者二

人嗣續也并前其第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

大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傳言齊

崔杼之罪間立嬰以惟縛其妻而載之與申

鮮虞乘而出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也曰

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

暱匿藏也其誰納之行及舟中將舍狹道嬰

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能懼我道言

無狹雖衆遂舍枕轡而寢恐失食馬而食駕而

行出舟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可當

也遂來奔道廣衆得用崔氏側莊公于北郭

側瘞埋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士孫人姓因

待便葬五月四喪車之飾不蹕蹕止下車七

乘不以兵甲禮九乘又有甲兵今皆降損晉

侯濟自泮泮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

朝歌役在齊人逆服兵不加齊人以莊公說以

晉也莊公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慶封獨使於

故不書鉏隰晉不通諸侯男女以班賂晉侯以宗器樂器

宗器祭祀之器自六正三軍之五吏三十帥

職皆軍卿之屬官三軍之大夫百官之正

左氏

三

長師旅

百官正長羣有司也師旅小將帥

及處守者皆有賂

皆以男女為賂處守守國者

晉侯許之

晉侯受賂還不以譏者齊有喪師自宜

使叔向告於諸侯

告齊

公使子服惠伯對

曰君含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

矣晉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

衛獻公以十四年奔齊

將

使衛與之夷儀崔杼止其帑以求五鹿

崔杼欲得

衛之五鹿故留衛侯妻于於齊以質之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

在鄭前

當陳隱者并埋木判

隱徑也埋塞也判除也

鄭人怨

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

陳城

突穿也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

欲逃

遇司馬栢子曰載余

陳之司馬曰將邲城

載公以

遇賈獲

賈獲陳大夫

載其母妻下之而授

公車公曰舍而毋辭曰不祥

雖急猶不欲與男女無別

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

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欲服之而已

陳侯使司

馬栢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喪服擁社示服

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繫自囚係子

展執繫而見見陳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飲

奉觴示不子美入數俸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勞獲入數

不將將祝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

乃還被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秋七月

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代齊而稱同盟以明齊亦同盟

趙文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

禮以重禮穆叔見之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

其少弭矣弭止也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

侯武也知楚令尹令尹若敬行其禮道之以

文辭以靖諸侯兵可以弭為二十七年晉楚盟于朱傳楚

遠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建屈蕩為莫敖代

建宣十七年年之役楚有屈蕩為左廣之右

名舒鳩人卒叛前年辭楚令尹子木伐之及

離城離城舒鳩吳人救之子木遷以右師先先

鳩舒鳩子彊息相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五

不及子木與
吳相遇而退
吳人居其間七日
居楚兩子疆

曰父將墊隘隘乃禽也
不知速戰墊隘慮水雨
請

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簡閱精兵
我

克則進奔則亦視之
視其形勢而執助之
乃可以免不

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

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

其軍
吳還逐五子
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

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五子既敗吳師遂跡及子木共

圍滅舒鳩衛獻公入于夷儀
為下自夷儀與鄭子

產獻捷于晉
獻入陳之功
戎服將事
戎服軍旅之衣

朝服
異於
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為周陶

正以服事我先王
闕父舜之後當周之
我先

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
舜聖故謂之神

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
庸用也元女武王

之子而封諸陳以備三恪
周得天下封夏殷

謂之恪并二王後為三國其禮轉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則我周之自出

至于今是賴言陳周之錫栢公之亂蔡人欲

立其出栢公五年蔡出栢公之子厲公也我先

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五父他栢公弟殺大子免而代之鄭莊公

其位因就定蔡人殺之欲立其我又與蔡人奉戴

厲公奉戴猶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陳莊公皆

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

知也播蕩流移失所宣十一年陳夏徵舒殺我靈公靈公之子成公奔晉自晉因鄭而

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

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億度也逞盡也我

是以有往年之告謂鄭伯誓首未獲成命未得

伐陳則有我東門之役前年陳從楚當陳隧

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恥大姬上辱

之天誘其衷啓敝邑心啓開也開道陳知其

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

曰先王之命唯彙所在各致其辟辟誅且昔

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

衰衰八差全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尔何以至

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

相卿士鄭武公莊公為周城濮之役文公布

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命我文公戎服輔王以

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城濮在二儀士莊伯

不能詰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

拜陳之功謝晉受先子子西復伐陳陳及鄭平前

以陳服之而已仲尼曰志有之志言以足

志文以足言成也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

行而不遠雖得行猶晉為伯鄭入陳非文辭

不為功慎辭哉樞機之發楚為掩為司馬子

馮之子木使武數甲兵聞數甲午為掩

書土由書土地度山林度量山林之鳩藪澤

鳩聚也聚成藪澤使民不得辨別也辨京陵絕高曰

以為家墓之地表淳鹵表異輕其賦稅數

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規度其受水多

少原防廣平曰原防隄也隄防間地不牧

隰臯隰臯水厓下隰井衍沃衍沃平美之地

為井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九夫為井量入脩賦量入脩賦之所入

而治理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歲賦車兵

其賦稅甲士徒卒甲楛之數甲士徒卒既成以授子木

禮也得治國之禮傳十二月吳子諸樊伐楚

以報舟師之役舟師在二十四年也門于巢巢牛

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啓開門也我獲

射之必殪殪死也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

子門焉牛臣隱於短牆以射之卒楚子以滅

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也以與

為掩往年楚子將伐舒鳩為子馬請退師以

賞以與其子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謂程鄭將

死今如其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

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

左氏計七

二十九

大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明各今吾

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

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

之行無越思後思而行如農之有畔言有其過鮮

矣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德也甯喜許

之大叔文子聞之儀也曰嗚呼詩所謂我躬

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矣皇暇

也詩小雅言今我不能自容說何暇念其將後乎謂甯子必身受禍不得恤其後也

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終可

思其復也思其可復行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

不困逸詩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一人以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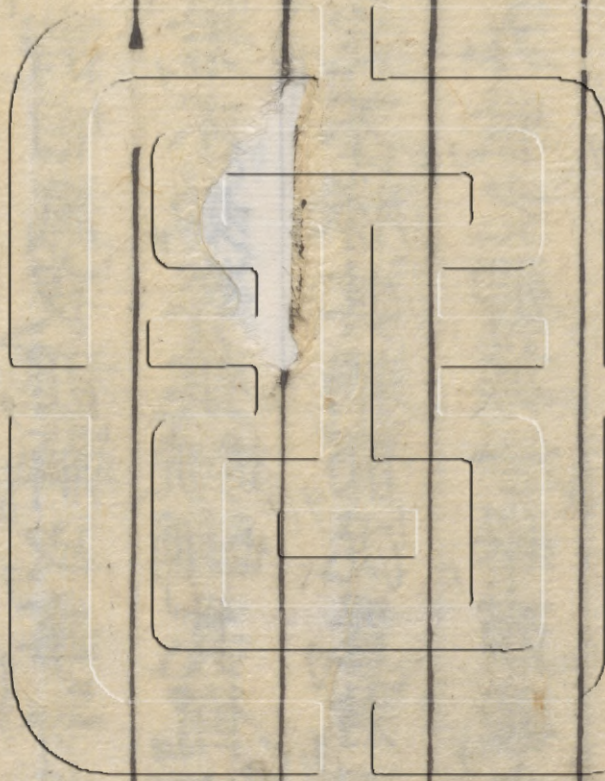
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弈圍棋也其何以免乎弈者

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

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

甯氏出自衛武公及喜九世也

春秋經傳集解襄公第十七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杜氏 盡二十八年

傳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郟

在二十四年不言真言會夷儀者

別二十五年夷儀會

其五月秦晉為成晉韓起如秦涖

盟秦伯車如晉涖盟

伯車秦伯之弟鍼也

成而不結不

固也傳為後年脩成起本當繼前年之未而特跳此者傳寫失之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弑其

君剽衛孫林父入于戚以叛

衛雖未居位林父專邑背國猶

也レ為レ叛甲午衛侯衍復歸于衛復其位曰復歸

義例夏晉侯使荀庚來聘荀子公會晉人鄭良

霄宋人曹人于澶淵卿會公侯皆應貶方責

以駁之若皆稱人則嫌秋宋公殺其世子痤

稱君以殺惡其害晉人執衛甯喜八月壬午許

男甯卒于楚未同盟而冬楚子蔡侯陳侯伐

鄭葬許靈公赴以名

傳二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脩會夷儀

歲之成叔向命召行人子負欲使答行人子朱

曰朱也當御御進也言三云叔向不應子朱

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何以黜朱於朝黜退撫劍

從之從叔向也叔向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

幸而集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暴骨子負道

一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君者吾所

能御也拂衣從之拂衣裹人救之平公曰晉

其庶乎庶幾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謂二子不心競為不忠而撫劍拂衣

務德而爭善爭謂所行為善私欲已侈能無卑乎私欲

後則公義廢衛獻公使子鮮為復使為已辭辭不能

敬妙強命之敬妙獻公及子鮮之母對曰君無信臣懼

不免敬妙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

與甯喜言言復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

子鮮賢國人信之必欲使在其間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

於敬妙不得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及政由

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遽伯玉伯玉曰瑗不

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十四年孫氏欲逐獻公瑗走從近關出

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穀衛大右宰穀曰不

可獲罪於兩君前出獻公今獻天下誰畜之畜猶容也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悼子甯喜也受命在

二十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觀知可也遂見公

於夷儀及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淹久也而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言其為人猶如故若不

已死無日矣已止也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

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言子鮮為義多不過

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

聘於齊孫襄居守二月庚寅甯喜

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伯國孫襄也父兄皆不在故乘

弱攻甯乎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

人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

及大子角子叔衛侯刺言子叔刺無謚故書曰甯喜弑其君

刺言罪之在甯氏也嫌受父命納舊君無罪故發之孫林父

以戚如晉以邑屬晉書曰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

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進否則奉身而退專

祿以周旋戮也林文事刺而衍入義可以退唯以事邑自隨為罪故傳發

之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本晉納之夷儀

今從夷儀入國嫌若晉所納故發大夫逆於國納之例言國之所納而復其位

竟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

於門者頷之而已頷搖其頭言行驕心易生公至使讓大

叔文子曰寡人淹恤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

朝夕聞衛國之言二三子吾子獨不在寡人

在存問之公開文子答甯蒞之言故忿之諸大夫古人有言曰非所怨勿

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

不能負羈紲以從扈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

者有居者出謂行居謂割也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

以事君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死乃行

從近關出公使止之傳言衛侯不能安和大臣衛人侵戚

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茅氏戚東鄙

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

追之弗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鬼也遂從衛

師敗之圍蒯感父言更還雍鉏獲殖綽孫氏

臣復愬于晉為下晉詩鄭伯賞入陳之功陳

在前三月甲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

服先路次路皆王所賜車先入邑以路及命服為邑先

八邑二十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

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

四上卿子展次卿子西十一年良霄見且子

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賞禮以禮見賞謂六

也邑公固子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以公固與之故受三邑

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知國政讓不失禮

晉人為孫氏故召諸侯將以討衛也夏中行

穆子來聘召公也召公為澶淵會楚子秦人侵吳及

零婁聞吳有備而還零婁縣今屬安豐郡遂侵鄭五月

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皇頡鄭大夫守城麋之邑出與楚

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字圍與之爭之公子

圍共王子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

於囚乃立囚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

知言王子圍及穿封戍皆非細人易別識也上其手曰夫字為王

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也下其手曰此子

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字上下手以道囚

意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為王子所得戍怒抽

伐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

皇頡戍城麋印董父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

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大救為令正主作

以請子產曰不獲謂大救辭以貨受楚

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然受楚

大名也以其勉之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

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城下其可辭如此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

之更遣使執幣用子產辭乃六月公會晉趙

武宋向戍鄭良霄曹人于澶淵以討衛疆戚

田正戚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戚

西北五十里有懿城因姓趙武不書尊公也

以名城取田六十井也鄭先宋不失所

也如期於是衛侯會之晉將執之不書晉人

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討其弑君伐

宮搖之子女齊司馬侯歸晉衛侯如晉晉人

而後告諸侯故經書在秋

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晉主 秋七月齊侯

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欲其請之 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嘉樂詩大雅取其嘉樂君子顯 國景

子相齊侯景子 賦蓼蕭蓼蕭詩小雅言太平

以喻晉君思 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緇衣詩鄭

子之館子之館 子還予授子之叔向命晉侯拜二君

曰寡君敢拜齊君之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

拜鄭君之不貳也蓼蕭緇衣二詩所趣各 國

子使晏平仲私於叔向私與叔 曰晉君宜其

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

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謂

執為林父 叔向告趙文子文子 以告晉侯晉侯

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言自以殺晉侯

父故以林 國子賦鸞之柔矣逸詩見周書義取寬

剛馬子展 子展賦將仲子兮將仲子詩鄭風義取

別有罪而衆人猶謂晉為臣執君 晉侯乃許歸衛侯叔向日

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壹子展

罕之子居身儉而用心壹鄭穆公十一子子然二子孔三族已亡子羽不為卿故唯言七

魯初宋芮司徒生女子宋大夫赤而毛奔諸

墜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共姬也名之曰奔長

而美平公入夕平公共姬子也共姬與之食公見奔

也而視之尤尤甚也姬納諸御壁生佐佐元惡

而婉佐貌惡而心順大子痤美而很貌美而心很合左師

畏而惡之合左師向茂寺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

師而無寵惠牆氏伊戾名秋楚客聘於晉適宋有秋

復發傳者中間有初不言秋則憫楚客過在他年大子知之請野享

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夫謂

大子也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

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

外莫共其內伊戾為大子內師臣請往也遣

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詐作盟處為大而

騁告公也騁馳也曰大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

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言欲速得公之位公使

視之則信有焉有盟也問諸夫人與左師夫人佐母

也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子太子曰唯佐也

能免我也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

矣左師聞之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失期過期乃

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

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步馬者問之對曰君

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

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

至以玉為錦曰君之妾弃使某獻左師改命

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令使者改命也傳言

宋公聞左師諛大鄭伯歸自晉請衛使子西

如晉聘辭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自言

懼失敬於大使夏子謝不敏夏子君子曰善事

大國將求於人必先下之初楚伍參與蔡大

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之子朝之子

伍舉平，楚，祖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

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

將遂奔晉班布也，在荆，坐地，共聲子曰

與食而言復故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聲子曰

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平在

聲子通使於晉為國通還如楚令尹子木與

之語問晉故焉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

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也如杞

梓皮革自楚往也杞梓皆木名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

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聲子名善

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

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遭盜僭無濫與

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

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

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

失善也逸書也不經不用常法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

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詩商頌言殷湯賞不僭差

刑不濫濫不敢怠解自寬致故能為下國所命為天子此湯所以獲天

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是以將賞

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餓也酒食賜下無

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

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

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

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於四方而為

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

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并公奔晉在文十

晉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後繞角之

役晉將道矣析公曰楚師輕窳易震蕩也若

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楚師必遁晉人從

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

之師於桑隧獲申麇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效鄭與楚師遇於緜
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
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麇鄭於是不敢南

面楚失華夏則折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

雍子君與夫人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

晉人與之郤郤邑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

遇於靡角之谷在成十年晉將遺矣雍子發命

於軍曰歸老幼及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

蒐乘蒐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示必死明

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楚師宵潰

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

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

戎皆叛五年楚大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友與子靈爭夏姬子靈

臣而雍害其事子友亦雍害臣子靈奔晉

晉人與之邢邢邑以為謀主扞禦北狄通吳

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以

孤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克棘入

州來駕棘皆楚邑 譙國鄆縣東北有棘亭 楚罷於奔命至冬為

患則子靈之為也七年 若敖之亂伯貴之

子貴皇奔晉晉人與之苗若敖亂在宣四年苗晉邑 以為

謀主鄢陵之役在成六年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

將遁矣苗貴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

而已言楚之精卒唯在中軍 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

塞井夷竈樂書時將中軍以為陳 樂范易行以誘之范燮佐之易行

謂簡易兵備欲誘楚貪中行二郤必克二穆

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

出穆王故日二穆 吾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

四面集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也吳

楚之間謂子友死之鄭叛吳與楚失諸侯則

火滅為燔苗貴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

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子牟得疾

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遺之懼而奔鄭引

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

今以為意

左傳卷之八

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以舉材能

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

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叔鳴逆之叔鳴伍舉子傳言聲

子有辭伍舉所以得許靈公如楚請伐鄭

年晉伐許他國皆大夫獨鄭伯自行故許惠欲報之曰師不興孤不歸

矣八月卒于楚楚乎曰不伐鄭何以求諸侯

冬十月楚子伐鄭為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

楚將平諸侯將和和在下明年楚王是故昧於一來

昧猶貪冒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逞快也夫小人

之性黷於勇嗇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

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黷動也嗇貪也言鄭之欲與楚戰者

皆黷勇貪各之人非能為國計慮久利不可從也子展說不禦寇十

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南里鄭邑涉於樂氏樂氏

名門于師之梁鄭城縣門發獲九人焉涉于

汜而歸汜汜城下汜汝水南歸而後葬許靈公卒靈公之志而

後葬衛人歸衛姬于晉乃釋衛侯衛侯以女說晉而後

得君乎是以知平公之失政也傳言晉之衰晉韓

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問何事對曰晉士起

將歸時事於宰旅無他事矣起宣子名禮諸侯大夫入天子

國稱士時事四時貢職宰旅象宰之王聞之

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阜大也傳言周衰諸

侯莫能如禮唯齊人城邾之歲在二十一年其夏

齊烏餘以廩丘奔晉烏餘齊大夫廩丘今東郡廩丘縣故城是襲

衛羊角取之今廩丘縣所治羊角城是遂襲我高魚高魚城在

廩丘縣有大雨自其竇入雨故水介于其庫

入高魚庫以登其城克而取之取魯高魚無所諱而不書

其義又取邑于宋於是范宣子卒宣子范匄諸侯

弗能治也及趙文子為政乃卒治之文字言

於晉侯曰晉為盟主諸侯或相侵也則討而

使歸其地今烏餘之邑皆討類也言於此類宜見討

而貪之是無以為盟主也請歸之公曰諾孰

可使也對曰胥梁帶能無用師晉侯使往

梁

晉

帶晉大夫能無用師言有權謀

經二十有七年春齊侯使慶封來聘景公即

也君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

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案傳

十四國齊秦不交相見邾滕為私屬皆不與

盟宋為主入地於宋則與盟可知故經唯序

九國大夫楚先晉軟而書先晉貴信也陳于

晉會常在衛上孔奐葬上卿故在石惡下

衛殺其大夫甯喜甯喜殺剽立衍衍今雖不

討之故經以國討為文書書衛侯之弟鱣出奔

晉衛侯始者云政由甯氏蔡則寡人而今復

于賢弟使至出奔故書弟以罪兄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

大夫盟于宋夏會之大夫也豹不衛順以顯

以違命貶之釋例論之備矣冬十有二月乙亥朔日有食

之今長曆推十一月朔非十二月傳曰辰在

申無失閏若是十二月則為三失閏故知

傳二十七年春齊侯使諸喪邑者具車徒

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使烏

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其地來烏餘以其衆

出出受使諸侯偽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

其致邑其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皆取其

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

失政而諸齊慶封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

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季慶叔孫曰豹聞之

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慶封

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相鼠詩鄭風曰

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慶封不知此衛甯

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免餘衛公曰

微甯子不及此及此反吾與之言矣言政由

事未可知恐伐之祗成惡名止也祗適對曰

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

二公孫使攻甯氏弗克皆死無地及公曰臣

也無罪父子死余矣獻公出時公孫臣夏免

餘復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尸諸朝殺不

也石惡將會宋之盟受命而出衣其尸枕之

股而哭之欲斂以亡懼不免且曰受命矣乃

行行會于宋為明子鮮曰逐我者出謂孫納

我者死謂甯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

而國無刑不亦難乎治國且鱗實使之使甯

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不肯及河又使

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誓不訖於木門木門

不鄉衛國而坐怨之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

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

誰想乎從之謂治其事也事治則吾不可以

立於人之朝矣終身不仕自誓不公喪之如

稅服終身稅即總也喪服總績裳縷細而希

故特為此服此服無月數公與免餘邑六十

辭曰唯瑯備百邑臣六十矣下有上祿亂也

此一乘之邑非四井之邑論臣弗敢聞且甯

子唯多邑故死臣懼死之速及也公固與之

受其半以爲少師公使爲卿辭曰大叔儀不

貳能贊大事也君其命之也乃使文字爲卿

文字木叔儀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令尹子

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爲各欲獲息如晉告趙

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

賊用之蠹蠹害物小國之大菑也將或弭之

雖曰不可必將許之言雖知兵不可得義弗許

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爲盟主矣晉人

許之如楚楚亦許之如齊齊人難之陳文子

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弗

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齊人許之告於

秦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爲會於宋五月甲

辰晉趙武至於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丁未

朔宋人享趙文子叔向爲介司馬置折俎禮

也折俎禮解節折升之於俎合俎享宴之禮故曰禮也周禮司馬掌會同之事仲

尼使舉是禮也以爲多文辭宋向戌自美弭兵之意敬逆

武趙武叔向因享宴之會展賓
主之辭故仲尼以為多文辭
戊申叔孫豹

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
須無陳文子甲寅晉荀

盈從趙武至
趙武命盈追已故言從趙武後武健盈如楚丙辰邾

悼公至
小國故君自來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戌言

於晉
時令尹子木出陳遣黑肱就晉大夫成盟載之言兩相然可丁卯宋

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於楚
就於陳成楚之要言戊辰

滕成公至
亦小國君自來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

交相見也
使諸侯從晉楚者更相朝見庚午向戌復於趙

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

楚之不能於秦也
不能服而使之楚君若能使秦君

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
請齊使朝楚壬申

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駟謁諸王
駟傳也謁告也

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
經所以不秋七書齊秦

月戊寅左師至
從陳還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

以齊言
子皙公子黑肱素要齊其辭至盟時不得復訟爭庚辰子木

至自陳陳孔貞蔡公孫歸生至
二國大夫與子木俱至

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為軍示不晉楚各處

其偏晉處北伯夙謂趙孟伯夙曰楚氛甚惡

懼難有襲晉之氣趙孟曰吾去遷入於宋若

我何管在宋此東頭為上故晉管辛巳將盟

於宋西門之外楚人衷甲甲在衣中欲伯州

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為不信無乃不可乎夫

諸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奔其所

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

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大宰退大

伯州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或違志

而弃信志將違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

立志參以定之志言信三者具信亡何以及

三為明年子趙孟患楚衷甲以告叔向叔向

曰何害也匹夫一為不信猶不可單斃其死

單盡也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

斃斃於死食言者不病不病者單非子之患也楚食言

不食言言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濟成必莫

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病為楚所

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宋

地主致死助我我子何懼焉又不及是日弭兵

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也稱舉吾庸多矣非

所患也晉獨取信季武子使謂叔孫以公命

曰視邾滕兩事晉楚則貢賦重故欲比小國

之既而齊人請邾宋人請滕皆不與盟私

二國故叔孫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

視之宋衛吾匹也乃盟故不書其族言違命

也季孫專政於國魯君非得有命今君唯以此命告豹豹宜崇大順以顯弱命之君而

遂其小是故敗之晉楚爭先爭先晉人曰晉固為諸

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

也若晉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

盟也久矣狎更豈專在晉叔尚謂趙孟曰諸

侯歸晉之德只只非歸其尸盟也尸主子務

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小國

主辨楚為晉細不亦可乎欲推使乃先楚人

書先晉晉有信也蓋孔子壬午宋公兼享晉

楚之大夫趙孟為客客一坐所尊故季孫飲大夫酒滅紇為客子

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不

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于蒙門

之外前盟諸大夫不敢敵公禮也今宋公以

門宋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會

賢聞於諸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

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祝陳馨香

故不愧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尚上能歆

神人歆享也使神享其祭人懷其德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

主也五君謂文襄靈成景子木又語王曰宜晉之伯也

有叔向以佐其鄉楚無以當之不可與爭晉

荀盈遂如楚蒞盟重結晉楚之好鄭伯享趙孟于垂

隴自宋還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大叔二十子石

從二字右印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

皆賦以卒君貺武亦以觀七子之志詩以子

展賦草蟲草蟲詩召南曰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以趙孟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在上不志降故可以主民

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辭君伯有賦鶉之賁賁

鶉之賁賁詩鄘風衛人刺其若淫亂鶉鶉之不若義取人之無良我以爲君也

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閼況在野乎非使人

之所得聞也第第也此詩刺譚亂故云牀第之言閼門限使人趙孟自謂

子西賦黍苗之四章黍苗詩小雅四章曰肅肅謝功召伯營之列列

征師召伯成之趙孟曰寡君在武何能焉

於其子產賦隰桑隰桑詩小雅義取思見君

如何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卒章曰心乎

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趙武欲子產之見規誨子大叔賦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詩鄭風取其趙孟曰吾子之惠也

大叔喜於相遇印段賦蟋蟀蟋蟀詩唐風日

其居好祭無荒良士瞿瞿言瞿懼然顧禮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

主也吾有望矣

能戒懼不荒所以保家

公孫段賦桑扈

桑扈詩小雅義取君子有禮文故能受天之祐趙孟曰匪交匪敖福

將焉往

此桑扈詩卒章趙孟因以取義

若保是言也欲辭福

祿得乎卒享文字告叔向曰伯有將焉戮矣

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實榮

則鄭伯未有其實趙孟借賦詩以自寵故言公怨之以為實榮其能久乎卒

而後亡先亡言必叔向曰然已侈所謂不及五稔

者夫子之謂矣

稔年也為三十一

文字曰其餘

皆數世之主也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

降謂賦君蟲曰印氏其次也樂而不荒

謂下賦蟋蟀

日好樂無荒樂以安民不淫以使之後亡不亦可

乎宋左師請賞曰請免死之邑

欲宋君稱功加厚賞故謙

之邑也公與之邑六十以示子罕子罕曰凡

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後上下慈

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以

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

也天生五材金木水火土也民竝用之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兵之設又矣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

也聖人以興謂湯武亂人以廢謂桀紂廢興存亡

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

乎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

求賞無厭之甚也削而投之削賞在左師之書左師辭

邑向氏欲攻司城司城子罕左師曰我將亡夫子

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君子曰彼己之子

邦之司直詩鄭風司主也樂善之謂乎樂善子罕也善其不阿向

戊何以恤我我其收之逸詩恤憂也收取也向戌之謂

乎善向戌能知其過齊崔杼生成及疆而寡偏喪曰寡寡特

也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八曰棠無咎

無咎棠公之子與東郭偃相崔氏東郭偃姜之弟崔成有疾

而廢之有惡疾也而立明成請老于崔濟南東朝陽縣西北

有崔氏城成欲居崔邑以終老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子曰

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邑宗廟所在成與疆

崔宗邑也必在宗主宗主謂崔明成與疆

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

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恐害夫

子敢以告夫子謂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

盧蒲癸慶封屬大夫封盧蒲癸曰彼君之

讎也天或者將弃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

君謂齊莊公崔之蒲慶之厚也崔敗則他日

又告復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

女九月庚辰崔成崔彊殺東郭偃棠無咎於

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

不得使圍人駕寺人御而出國人養馬者且

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不滅家禍遂見慶封

慶封曰崔慶一也言如一家是何敢然請為子討

之使盧蒲癸率甲以攻崔氏崔氏堞其官而

守之堞短垣使其衆居短垣內以守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

崔氏殺成與彊而盡俘其家其妻縊妻東癸

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之癸為崔子御至則無歸

矣乃縊終入於其宮崔明夜辟諸太墓開之

家以之辛巳崔明來奔慶封當國當國楚遠罷

如晉泄盟罷令尹子蕩晉侯享之將出賦既

醉既醉詩大雅曰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

也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

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

民政其焉往言政必歸之崔氏之亂在二十五年申鮮

虞來奔僕貸於野以喪莊公為齊莊公服喪冬楚人

召之遂如楚為右尹傳言楚能用賢十一月乙亥朔

日有食之辰在申謂斗司歷過也再失閏矣謂斗

申周十一月今之九月斗當建戌而在申故

知再失閏也文十一年三月甲子至今年七

十一歲應有二十六閏今長歷推得二

四閏通計少再閏釋例言之詳矣

經二十有八年春無冰前年知其再失閏

此年正月建子得夏衛石惡出奔晉黨書名

以無冰為災而書邾子來朝秋八月大雩仲孫羯如晉告將

左氏十八

卷九

征不十十有一月公如楚為宋之盟十有二月

甲寅天王崩靈主也乙未楚子昭卒康王也十月二月無乙

未日

傳二十八年春無冰梓慎曰今茲宋鄭其饑

乎梓慎魯大夫今年鄭游吉宋向歲在星紀

而淫於玄枵歲星也星紀在丑斗牛之次

董叔曰天遠多在西北是歲歲星在玄枵至此

行在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時菑無冰也

溫無冰且陰不蛇乘龍星龍歲星歲星木也

虛危下為龍宋鄭之星也歲星本位

故以龍為宋鄭之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

也玄枵二宿虛枵耗名也土虛而民耗不饑

何為歲為宋鄭之星今失常淫入虛耗之次

夏齊侯陳侯蔡侯北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

狄朝于晉宋之盟故也陳侯蔡侯胡子沈子

齊侯將行慶封曰我不與楚屬也宋盟曰晉楚

之從交相見故朝晉燕國今薊縣

盟何為於晉以宋盟陳文子曰先事後賄禮

也事大國當先從其政事小事大未獲事焉

從之如志禮也言當從大國請雖不與盟敢

叛晉乎重立之盟未可忘也予其勸行重立

二十一年衛入討甯氏之黨故石惡出奔晉衛人

立其從子圃以守石氏之祀禮也石惡之先

功於衛國惡之罪邾悼公來朝時事也傳言

不及不祀故曰禮秋八月大雩旱也蔡侯歸自

施非宋盟宋盟唯

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

免乎不免日其過此也往日至君使子展廷

勞於東門之外而傲廷往吾日猶將更之今

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君小國事大國而惰

傲以為已心將得死乎若不免必由其子其

為君也淫而不父通大子僑聞之如是者恒

有子禍為三十二年蔡世孟孝伯如晉告將為

宋之盟故如楚也魯晉屬故蔡侯之如晉也

告晉而行

鄭伯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曰宋之盟

君實親厚君謂鄭伯令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

吾將使翽奔問諸晉而以告問鄭君應子大

叔曰宋之盟君命將利小國而亦使安定其

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休福也此君

之憲令而小國之望也憲法也寡君是故使吉

奉其皮幣皮東帛以歲之不易聘於下執事

言歲有饑荒之難故鄭伯不得自朝楚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

政令之有必使而君弃而封守跋涉山川蒙

犯霜露以逞君心小國將君是望敢不唯命

是聽無乃非盟載之言以闕君德而執事有

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敢懼子大

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脩其政

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文得乎周易

有之在復震下坤上之頤震下艮上

變得曰迷復凶復上六爻辭也復反也極陰及陽之卦上處極位迷而復

反失道已遠遠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謂欲

而無應故凶復其願而弃其本不脩復歸無所是謂迷

復失道已遠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

以快楚心言楚字必死君往當送其葬楚不幾十年未能

恤諸侯也幾近也言失道遠者復之亦難吾乃休吾民也息休

也言楚不能復為害裨竈曰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

裨竈鄭本夫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

祭周楚惡之旅客處也歲星棄星紀之次客在玄枵歲星所在其國有福失

於北禍衝在南南為朱鳥鳥尾曰祭鷄火

鷄尾周楚之分故周王楚子受其咎俱論歲

星過次梓慎則曰宋鄭饑裨竈則曰周九月

楚王死傳故備舉以示卜占惟人所在九月

鄭游吉如晉告將朝于楚以從宋之盟子產

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為壇至敵國郊除地封

外僕言曰昔先大夫相先君適四國未嘗不

為壇外僕掌次舍者自是至今亦皆循之今子草舍

無乃不可乎子產曰大適小則為壇小適大

苟舍而已焉用壇僑聞之大適小有五美宥

其罪戾赦其過失救其蓄患賞其德刑刑法也

教其不及小國不困懷服如歸是故作壇以

昭其功宣告後人無怠於德怠解也小適大有

五惡說其罪戾自解說也請其不足行其政事奉

之政大國共其職貢從其時命從朝會之命不然則重

其幣帛以賀其福而弔其凶皆小國之禍也

其作壇以昭其禍所以告子孫無習禍焉

可也無昭禍以告子孫齊慶封好田而蒼酒與慶舍

政舍慶封子慶封當國不自為政以付舍則以其內實遷于盧

蒲癸氏易內而飲酒內實寶物妻妾也移而居癸家數日國

遷朝焉就於盧蒲氏朝見封使諸亡人得賊者以告而

反之亡人辟崔氏難出奔者故反盧蒲癸癸臣子之

慶有寵妻之子之以其女妻癸慶舍之士謂盧蒲癸

曰男女辨姓子不辟宗何也辨別也別姓而後可相取慶氏

盧蒲氏皆姜姓曰宗不余辟言舍欲妻已余獨焉辟之賦

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惡識宗言已苟欲有求於慶氏不能復

顧禮譬如賦詩者取其一章而已癸言王何而反之二人皆

嬖二子皆在公黨二十五年崔氏弑莊公癸何出奔今還求寵於慶氏欲為莊公報讎

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寢戈親公膳日雙雞卿

夫之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

而以其洎饋御進食者饗人御者欲使諸大夫怨慶氏滅其麋蓋盧蒲癸王

何之子雅子尾怒二子皆惠公孫慶封告盧蒲癸

告子怒盧蒲癸曰譬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言能

殺而席其皮使析歸父告晏平仲欲與共謀平仲

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

不不取有盟可也子家曰子之言云子家折又

焉用盟告北郭子車子車齊大夫子車曰人各有

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佐子車名陳文子謂栢子

栢子文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

氏之木百車於莊慶封時有此木積於六軌之文子曰可

慎守也已善其不志盧蒲癸王何卜攻慶氏

示子之兆龜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子曰

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丙辰

文字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季

卜之季慶封示之兆曰死奉龜而泣無字乃使

歸慶嗣聞之嗣慶封之族曰禍將作矣謂子家速

歸子家慶封字禍作必於嘗嘗秋祭歸猶可及也子

家弗聽亦無悛志悛改子息曰亡矣幸而獲

在吳越子息慶嗣陳無字濟水而戕舟發梁戕殘壞也

不欲慶封盧蒲姜謂癸曰有事而不告我必

得救難

不捷矣姜癸妻慶舍女癸告之告欲殺姜曰夫子悛

莫之止將不出我請止之夫子謂慶舍癸曰諾十

一月乙亥嘗于大公之廟慶舍泣事臨祭盧

蒲姜告之且止之弗聽曰誰敢者遂如公至

所麻嬰為尸為祭慶美為上獻上獻先獻者盧蒲

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廟在宮內陳

氏鮑氏之圉人為優優能慶氏之馬善驚士皆

釋甲束馬束絆之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里魚里

左氏十八

里各履在魚里就觀之藥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

雅高子尾陳陳須無鮑鮑國子尾抽桶擊屏三桶椽也屏也須也

為期稍擊盧蒲癸自後刺子之王何以戈擊之

解其左肩猶援廟桶動於薨棟以祖壺投

殺入而後死言其遂殺慶繩麻嬰慶繩公懼

鮑國曰羣臣為君故也言欲陳須無以

公歸稅服而如內宮言公懼慶封歸通告亂

者丁亥伐西門弗克還伐北門克之入伐內

宮陳鮑弗克及陳于嶽嶽里請戰弗許遂

來奔馱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光鑑展莊

叔見之魯大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

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汜祭禮食有祭示有所

祭不共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工樂帥茅

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讓魯受奔吳吳句

餘予之宋方向餘吳子夷末聚其族焉而居

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溪

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

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殲盡也旃

之也為昭四年癸巳天王崩未來赴亦未書禮

也熾時已聞喪隗氏之亂喪羣公子故鉏在

魯叔孫遷在燕賈在句瀆之丘在襄二十一年及慶

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反還也與

晏子却殿其鄙六十却殿齊別都以其地弗

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

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邾

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

邑不受邾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

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遷移也夫

民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言厚利皆人之

所欲唯正德使無黜慢黜猶放也謂之福利利過

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與比郭佐邑

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

六十受之與子雅邑辭多受少與子尾邑受

而稍致之致還公以為忠故有寵釋盧蒲葵

于北竟釋放也求崔杼之尸將戮之不得叔孫

穆子曰必得之武王有亂十人亂治也崔杼其

有乎不十人不足以葬葬必須十人崔氏不能令十人同心故必

得既崔氏之臣曰與我其拱壁崔氏大壁吾獻其

柩於是得之十二月乙亥朔齊人遷莊公殯

于大寢更殯之於路寢也十一月成成朔乙亥誤以其棺尸崔杼

於市崔氏弑莊公又葬不如禮故以國人猶

知之皆曰崔子也始求崔杼之尸不得為宋

之盟故公及宋公陳侯鄭伯許男如楚公過

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陽

宛陵縣西有黃水西入淮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

鄭必有大咎伯有不愛戮必敬民之主也而

弃之何以承守言無以承先鄭人不討必受

其辜濟澤之阿言賤寘諸

宗室薦宗廟季蘭尸之敬也言取蘋藻之菜於阿澤之中使服蘭

之女而為之主神敬可弃乎為三十二年鄭殺良霄傳及

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

為豈為一人行也昭伯叔仲帶子服惠伯曰君子

有遠慮小人從邇邇近飢寒之不恤誰違其

後也違暇不如姑歸也叔孫穆子曰叔仲子專

之矣言足專往子服字始學者也言未識遠榮成伯曰

遠圖者忠也成伯榮駕鵝公遂行從昭伯謀宋向戌曰

我一人之為非為楚也飢寒之不恤誰能恤

楚姑歸而息民待其立君而為之備宋公遂

反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盟禮也宋盟有喪

甲之隙不以此禮廢好故曰禮王人來告喪問崩日以甲寅

告故書之以徵適也徵審也此緩告非有事宜直臣子急慢故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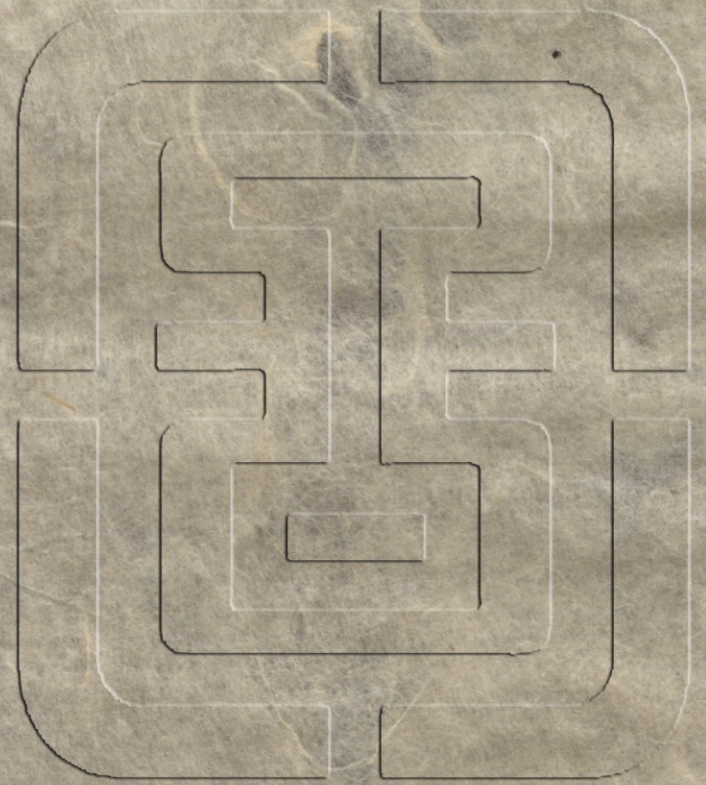
發例

春秋經傳集解襄五第十八



 187.29

書	號	冊	名



方
 十
 十

四
 七

